

马含芳 著

金銮殿·绿头签

作家出版社

马含芳 著

金銮殿
·
绿头登

I247.5
M062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銮殿·绿头签/马含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063 - 4269 - 8

I. 金… II. 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885 号

金銮殿·绿头签

作者: 马含芳

责任编辑: 懿翎 红雪

装帧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0 千

印张: 17.25 插页: 4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69 - 8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道光以降，大清帝国已是一片夕阳残照的晚景。内乱纷起，外强环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正所谓英雄辈出之时势。一代士子变法图强，欲挽大厦于将倾，欲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于此背景中，这部由作者曾祖肇起的家族史就成了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

本书作者之曾祖父马绳武（字松圃）于道光年间负气离家，金榜题名，钦点翰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马绳武出入曾国藩府，并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和沈葆楨等名臣交游，先后结为金兰之好。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使之几成废墟。慈禧太后钦点马绳武署理天津知府（官三品），重整残局，守护京门。马绳武锄暴安良，复兴地方，复晋升为长芦盐运使兼天津知府，后调京为内阁学士（官二品）。光绪十二年（1886年）江西大旱，瘟疫流行。慈禧太后又钦点马绳武为钦差大臣（官一品）前往督赈。马绳武深入疫区巡察民情，并亲自主持放赈，不幸染疫，以身殉国。朝廷感念，降旨抚孤。作者祖父马庆麒乃有“金殿抽签”之恩典（一觐慈禧）。

丁忧三年之后，马庆麒出任直隶省蠡县知县（官七品）。庆麒初露锋芒，秉公道屡断冤案，拒私情立斩豪强。地方豪强勾结京中权贵构陷，庆麒被诬免官，后经朝中诸大臣力挽，乃昭雪而晋升大县。接任唐县知县后，庆麒出生入死保河堤救黎民，官声达上听，遂擢升为保定知府（官四品）。在此期间，因与洋务派诸大臣渊源深厚，庆麒与洋人交游甚多。义和团兴，庆麒智保洋友，初显洋务人物之气度。

辛丑变后，两宫回銮，马庆麒在保定任上接驾，因承办皇差独得上喜，得以晋升道台（二品慈禧）。此后马庆麒以治理保定有功，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保荐，随福建将军崇善至福州，先任福建铜元局总办，继而兼任福建船政提调，并获特旨赐二品卿衔，夫人陈剑侠援例为一品诰命夫人。马庆麒励精图治，且与洋人朝夕相处，其洋务大臣家庭亦开风气之先。不意其所用主要幕僚、其堂弟马降生，为同盟会之秘密会员，且介绍作者祖母陈剑侠秘密加入同盟会。为给同盟会筹措经费，叔嫂二人竟乘马庆麒住船政局办公之机，发动工人私铸大量银元密交革命党人。偷铸之事案发，马氏几至灭门。幸蒙京中各大臣庇护，且正值两宫相继崩逝，故得大事化小，马庆麒仅以失察罪革职回乡。

后马庆麒回京钦封咨政大夫（官一品），而夫人陈剑侠已无意于此。剑侠受同盟会之托居沪办学，率子女与夫分居，由是投身革命。1911年鼎革之变后，作者之堂叔祖马降生回国出任民国大学校长。才将私铸银元始末尽向其兄说明。兄大怒。从此庆麒夫妻亦失睦。

民国改元后，作者祖父以前朝遗老自居，念念不忘清室，故其姻亲袁世凯、曹锟先后登上大总统宝座时，虽均曾多次力邀出山，然概遭庆麒断然拒绝。民国以还，军阀混战，国事日非，再加妻子之“背逆”，遂使这位洋务遗老双目失明后走上绝路，终至饮恨而亡。然其堂弟之子及马氏众多后人，受皖怀同乡陈独秀之影响，纷纷走上新途。

本书背景宏阔，举凡家世祖荫、皇朝气象、官场幕府、婚丧庆吊、年节风光、亲朋往还，乃至烧烤大席、剥蟹食瓜，均有入微之描

述。有笑谈者谓可补荣国府之细节，未免言过；然溯自民国以还，几已百载，时事多艰，文人墨客太半凋零，即有人才亦多无暇于史事。正史尚且荒疏，更何言时代之反映。

立言、立功、立德，此乃古人之“三崇”。然理想之达成，端赖时势之造化。人生蹇涩，所谓立功立德，实非布衣百姓所敢企望；而惟有立言，单凭一支秃笔，即可聊以自慰。为家人立言，须戒绝虚妄；为读者立言，应尽求真实。余以耄耋之年立意撰书，既为家人，亦为读者。唯其如此，搁笔之后方可对人语：是家史，也是信史。

皖怀马含芳

青州陈昭荃识

目

录

序言	001
楔子	001
第一回 寒士离乡觅生路 金榜题名点翰林	004
第二回 麒儿啼哭家门庆 朝臣悲叹国运衰	017
第三回 洋鬼子施虐留残局 西太后钦点治津门	035
第四回 潘典史智擒贼首 马知府安抚百姓	038
第五回 施教爱说西洋事 开蒙最恨九头鸟	046
第六回 麒公子邂逅剑侠女 金夫人追忆金奇猫	057
第七回 忧民生老臣以身殉国 沐皇恩孝子金殿抽签 ---	069
第八回 马庆麒连丧考妣 李鸿章念旧抚孤	084
第九回 白发翁借宿盗胎 纨绔子恃强杀人	103
第十回 升大县保堤救民 坐公堂再断奇案	115
第十一回 府衙偷闲广结洋友 行宫接驾独悦龙颜	124
第十二回 受重托赴闽办船务 助新政接管铜元局	144

第十三回	詹天佑实诚传经验 林文清勤勉获提升	169
第十四回	叔嫂铸钱资助革命党 两宫驾崩马氏免大祸	182
第十五回	陈夫人奔忙办女校 马老爷赋闲做寓公	196
第十六回	江山易主庆麒念旧 夫妻失睦剑侠维新	201
第十七回	沪上款待陈独秀 京城接济赛金花	216
第十八回	状元第少爷成快婿 圣人府千金充继母	222
第十九回	张恨水叹穷说聊斋 林徽音言情讲新诗	230
第二十回	颐和园养鱼报兄嫂 大宅门和好续恩爱	234
第二十一回	庆麒骂袁拒曹 廷君慷慨就义	241
第二十二回	万念俱灰贤臣寿终 多事之秋恶人作孽	248
第二十三回	风起云涌山河破 良辰美景奈何天	252
第二十四回	剑侠悲愤辞乱世 军歌嘹亮向西行	255
后记		261

楔 子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曲《牡丹亭》，唱出了几多人生惆怅。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触景伤情，发出这样的慨叹；又不知有多少人触景伤情，睹物生悲，终其一生不得解脱。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所谓“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得意者几何？失意者几何？是所谓人生有无妄之福，也有无妄之祸。当其时也，福即是福，祸即是祸。然则事过境迁，情移事易，到头来无不是过眼云烟，只堪一笑耳。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人生苦短，韶华易逝。暮年回首，如烟往事犹有历历在目之感。昔有大观园怡红公子逍遥富贵丛中，流连温柔乡里。然而，怡红公子终究是小说人物，我这个世家子弟经历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于今想来，恍然有隔世之感啊。

在下这里要说的，不敢说是家史，只能说是家事。论史，线条略显粗粝；论事，巨细皆随我心。不过是贯穿于中国百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家庭的往事而已。

以上这一段，文白兼半，算是老朽一番感言。文体虽不甚合时宜，情感却是由衷而发。

我的童年是在锦衣玉食的深宅大院里度过的。

六岁时，我在北京外交部部立小学就读，所学的国文课本是文言文，同学大都是贵族子弟。当时我家还算有钱有势，吃穿用住，都很讲究排场。别的不说，单单是书房就有三个，分为“大书房”、“小书房”和“内书房”。以我当时的孩童之心，我既喜欢那格调清雅、字画满目的“大书房”，也喜欢那陈列着名贵古玩和花卉的“小书房”，更喜爱那摆放着小入、小马、小刀枪等各种珍奇小摆设的“内书房”。书架上的《女儿经》和《烈女传》之类的书我没什么兴趣，但窗前净几上那个精致的紫檀木盒却是最爱。那紫檀木盒内有一方端砚，祖母每日都用那方端砚写《灵飞经》；那也是我每天习练小楷时的必用之物。每天放学归来，吃罢点心，我就被关进这内书房写字。除去写两篇大仿之外，还要写半扣白折子。那是一种白帆纸做的折子，两面谓之一扣，半扣即为一面，计六行，每行二十四个字。白帆纸不容易吃墨，写起字来很费力，但正是因为费力，才有利于练字。每天写完小楷，日影已西斜，这时纵然家人放我出去，但在那深宅大院中，也没有一个小伙伴儿和我玩耍，所以我的兴趣仍然在书房中。

内书房面积很大，一架花梨木大书橱把书房一分为二，权充间壁。书橱上摆放着一些福建漆书盒，名为“八宝十锦书盒”。有长方形的，也有扁方形和正方形的，而且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盒口镶金嵌玉、古色斑斓，盒上有工笔描金彩绘的各色花鸟虫鱼，看上去绚丽夺目、雍容华贵。对于一个刚启蒙的小孩子来说，面对那四十个形态各异的书盒，就像《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进入那神秘石窟一样。我一个个抽开来看，里面的珍奇之物，真是数不胜数。盒中有当时流行的《点石斋画报》，有林琴南翻译的西洋小说，有大小不一的古钱、邮票和洋画，有鲁迅先生建议送入博物馆去的镶嵌着珠宝的“大烟枪”，有劈开成片的用以鉴定银子成色的银元样板和光板，还有很多断了线的珠花、玉佩和翡翠宝石。那些盒子里还有一些善本书，还有

清中叶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臣赠先祖的书画，其中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一束束的书札，那是袁世凯、曹锟、崇善、赵以炯、荣状元（二姑母的公公）等同僚、友人或亲戚的来信。那些书札的语言多为文白间杂，而我居然读得津津有味。这种阅读不仅磨练了我的文字功底，也让我知道了许多有关我们马家的史事。

在这座深宅大院的孩子们中，祖母最喜欢的是我。因为我当时念的国文都是文言文，书房里那些往来文牒我粗粗能懂，但是信札中所涉及的一些家族史事我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就经常缠着祖母给我讲先人的故事。她老人家也是出身望族，书香传世，有很深的国学根底。因为我是长子长孙，祖母大概也很想通过我把马家家史传给后代。于是，祖母每晚都像说书人一样，将先人的事迹一回回地讲给我听。

原来，清朝末年欧风东渐，有识之士或习西学、办洋务，欲以变法挽救皇朝之覆运；或结同盟、举义旗，欲以革命解百姓于倒悬。祖父马庆麒和祖母陈剑侠，竟于一门之中投身两种殊然有别、势同水火的事业，也因此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传奇。

第

一

回 寒士离乡觅生路 金榜题名点翰林

清道光二年（1822年）。阳春三月，莺飞草长。安徽怀宁（今安徽省安庆市）马家松园的马家大院前，人们奔走相告：马家喜添三房了！

这一年，按旧时说法是天现异象。先是黄岩雨菽，天降稻粱；后是六月十一日大埔南门外失火，火势炎炎，延烧两昼夜；又有蓬莱蜃景如洋楼，绵延三里余，蔚为奇观。以一人之降生，伴随如许奇异天象，一时马家上下方圆邻舍谰声纷起，道是此子日后必大富贵云云。

一年之后，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马家大院张灯结彩，仆妇家人把一座大厅打扮得花团锦簇，桌围椅披也都换成了大红色。原来这一天是小少爷“抓周”的日子，所有的亲戚本家都要来和孩子见见面，以示庆贺。

满周岁行“抓周”礼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已久。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载：“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秉烛，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讖。”宋时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育子》谓此为“小

孩之盛礼”。

文献上有关“抓周”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不少著述在论及抓周习俗的历史时，都称此民俗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至隋唐时逐渐普及全国。

有人将“抓周”的起源时间推前至三国时代。相传，三国时吴主孙权称帝未久，太子孙登得病而亡，孙权只能在其他儿子中选太子。有个叫景养的西湖布衣求见孙权，进言说立嗣传位乃千秋万代的大业，不仅要看皇子是否贤德，而且要看皇孙的天赋，并称他有试别皇孙贤愚的办法。孙权遂命景养试之。是日诸皇子各自将儿子抱进宫来，只见景养端出一个满置珠贝、象牙、犀角等物的盘子，让小皇孙们任意抓取。众小儿或抓翡翠，或取犀角。惟有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抓过简册，一手抓过绶带。孙权大喜，遂册立孙和为太子。然而，其他皇子不服，各自交结大臣，明争暗斗，终迫使孙权废黜孙皓，又立孙亮为嗣。孙权死后，孙亮仅在位七年，便被政变推翻，改由孙休为帝。孙休死后，大臣们均希望推戴一位年纪稍长的皇子为帝，恰好选中了年过二十的孙皓。这时一些老臣回想起先前景养采用的选嗣方式，不由啧啧称奇。其后，许多人也用类似的方法来考校儿孙的未来，由此形成了流布江南的“试儿”习俗。

还有人认为，“试儿”习俗的源头可以溯及先秦，并认为这种民俗是楚人崇神信巫文化的产物。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无嫡子，想在五个受宠爱的庶子中选嗣，乃遍祭名山大川，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又以一块玉璧遍示名山大川，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将此璧秘密埋在祖庙的庭院里，让五庶子依长幼次第进庙拜跪祖先，谁若正好压在埋玉璧的位置上，谁就是神灵所确立的王嗣。年龄最小的楚平王被抱进祖庙后，两次下拜，均压在了玉璧的璧组上。但楚共王最终把下跪时两足各跨

玉璧一边的长子（即楚康王）立为太子。大臣斗韦龟甚有感慨，以为此举违背了天命，故嘱托其子于平王，其后平王果然在楚国内争中坐上了王位。这是一段载于史传的故事，但与孙权选嗣的传说十分相似，也可看做是“试儿”之俗的滥觞。像这种用抓周式迷信以预测判定小儿终身的巫术，理所当然地为崇尚质朴、重视教育的中原儒家文化所不取，这也正是“试儿”术长时期只能在南方地区传承而不能流向北方的重要原因。颜之推以批评口吻叙及此俗，亦是这个缘故。

“抓周”的习俗渊深源远，到了有清一季，民间仍然盛行这种小儿“抓周”礼。虽然，小儿周岁并不搭棚办酒席，也不下帖请客，但凡近亲们都不约而同地循例往贺，聚会一番。一般不送大礼（如贺幛、金银首饰）仅是给小孩买些糕点食物或玩具。另外，在习惯上，凡与小孩初见的长辈们，都用一挂白线，拴上钱币，给小儿套在脖子上，谓之“挂线”（此礼平时也适用）。

“抓周”的仪式一般都在吃中午那顿“长寿面”之前进行。讲究一些的富户都要在床（炕）前陈设大案，上摆：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账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如是女孩“抓周”还要加摆：铲子、勺子等炊具，剪子、尺子等缝纫用具，绣线、花样子等刺绣用具等等。一般人家，限于经济条件，多予简化，仅用一铜茶盘，内放私塾启蒙课本《三字经》或《千字文》一本、毛笔一支、算盘一个、烧饼油果一套。女孩加摆：铲子、剪子、尺子各一把。由大人将小孩抱来，令其端坐，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视其先抓何物，后抓何物。以此来测卜其志趣、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

如果小孩先抓了印章，则谓长大以后，必乘天恩祖德，官运亨通；如果先抓了文具，则谓长大以后好学，必有一笔锦绣文章，终能三元及第；如是先抓算盘，则谓将来长大善于理财，必成陶朱事业。如是女孩先抓剪、尺之类的缝纫用具或铲子、勺子之类的炊事用具，则谓长大善于料理家务。反之，小孩先抓了吃食、玩具，也不能当场就斥之为“好吃”、“贪玩”，也要被说成“孩子长大之后，必有口道

福儿，善于‘及时行乐’”。总之，长辈们对小孩的前途寄予厚望，在一周岁之际，对小孩祝愿一番而已。

马家在怀宁是望族，“抓周”大事自是办得气派热闹。辰时刚过，一群仆妇丫环簇拥着一个奶妈出堂，奶妈怀里抱着一个周岁的男婴。众人纷纷拥上前去观看，只见这男孩生得方面大耳，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双眼睛，亮如点漆。真是一副好相貌！大伙纷纷称赞：好一个富态的小公子！

这时，大厅正中已经摆好了一张大八仙桌，桌上随意散放着文房四宝、琴棋书画、刀剑尺杖、金银器物、珠宝玉饰，还有一些脂粉盒等物件。只听家主人一声吩咐，奶妈就把小少爷放到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听任孩子自己去抓东西。说也奇怪，桌上那么多五光十色的珠宝饰物都未打动他，小少爷小手一伸，一把就抓着了那本《论语》。众人一见，大惊亦复大喜，立时就有人高声说道：“啊！果然是书香门第，代有传人啊！小少爷将来一定是功名中人了！”

马家为这位小少爷取名“绳武”，表字“松圃”。二十一年后，马绳武果然高中进士，功成名就，后来又仕途得意，官至一品。他就是怀宁福寿堂马氏三房的第一代，笔者马含芳的曾祖父。

原来马氏一族相传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居安徽怀宁，为邑内望族。马家松园坐拥青山幽谷，面临小桥流水，是个风景异常秀丽的地方。马绳武生长于这青山绿水之间，钟山水之灵秀，蕴物华之精气，对这山川秀美的家乡更是多了几分爱恋。然而成年之后，马绳武耳闻目睹世事纷扰、物欲横流，便感到了人事诡谲、兄弟相煎的不堪与残酷。原来怀宁马氏世代相传，清代家谱定了“永、世、忠、孝、家、庆、延、芳、宏、文、正、启、先、德、崇、光”这十六字的排名，到马绳武这一代已是第五代“家”字辈。弟兄五人另有一妹，马绳武居三（故后来称为“老三房”）。其时兄长们为争夺家产，多有齟齬。马绳武与妹妹家秋挨肩，自幼体贴关爱。父母故去后，因时遭兄嫂欺凌，两人更是相依为命。父母在日，因未相妥合适的姑娘，尚未给马绳武定亲，而小妹已许本县朱翰林之子。朱翰林在京为

官，小妹服满之后，即被男家接去京城完婚。小妹一去，两兄嫂如同拔去了一颗眼中钉，但对马绳武却是骨肉隔离，难舍难分，顿生恹惶孤苦之感。

揖别小妹，孤苦无依的马绳武日日面对兄嫂的讥眉冷眼，苦闷无绪中愈加发愤读书。总算十年寒窗不负，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绳武乡试中举，两兄嫂从此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欺侮，但平日里依然暗为难他，这使马绳武一日也难以忍受下去。按理，马绳武本应翌年春天赴南京会试，但当时拔举制度有规定，皖省举子如与北京亲人同住，也可出举呈报在京参加会试。绳武不由心想，自己何不早日启程去妹妹家，请妹夫朱翰林相助，也好躲开兄嫂煎迫之苦。

是年秋，一个明月之夜，绳武自己收拾了御寒之衣，把书籍和银两全打在一个土黄布包袱里。少年绳武望空一揖，遥拜父母，遂不辞而别，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不一日到了省会安庆，绳武避开亲戚家，先投一同窗好友处，托他把身边带的银两兑换成银票。小作停留后，绳武告别同窗，北上京师。

这文弱书生历尽辛苦来到京城，想到自己一路风尘，形容憔悴，不便登新亲之门，绳武乃借宿旅店。原意稍事休息之后即去探亲，不料风寒发作，病倒在旅店中。店主问知是朱翰林家贵客，忙去报知。朱府即派少爷朱崇立带人轿把昏迷中的马绳武接回，直入客房。待男仆退去后，朱老夫人带着少夫人即来看视。家秋见胞兄病成这样，想到自己远嫁时对三哥的牵肠挂肚，不由默默地垂泪。身在婆家，且有许多丫环仆妇在旁，又当着婆母，少夫人虽知不能太失态，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朱老夫人善心，平时待儿媳如己出，眼见他们兄妹手足一别多年，竟是如此情景下相见，不由也跟着垂泪唏嘘起来。少顷，朱老夫人泪眼渐收，即忙安慰儿媳几句，并吩咐下人速去为绳武延医问药。这样，绳武在胞妹一家的悉心照料之下，经二十余日，病情渐去，又调养十余日，身体完全复元。

这时已近岁末，马绳武不想过多打扰亲家，欲迁往安徽会馆居读，等待来年的会试。

说到会馆，这是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北京的会馆历史悠久，最远可上溯到明朝，数量众多，最多时达四百座左右。不仅如此，北京的会馆还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联。这其中比较突出的要数坐落在今琉璃厂以西后孙公园胡同中的北京安徽会馆。不过，这还不是马绳武欲从朱家搬出迁往居住的那所著名的会馆。因为那个时候真正的安徽会馆尚未兴建。

北京安徽会馆在北京众多的会馆中虽然建成时间较晚，但是在建筑规模等方面堪称京城各省省馆之冠。

安徽会馆修建以前，在北京只建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这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较狭小，遇有大型集会，就要借用他省之会馆，十分不便。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同治五年（1866年），由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发起倡议集资，要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北京安徽会馆。他们的倡议当即得到安徽籍京官和淮军诸将领的积极响应，并且还得到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同治七年（1868年）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籍官员和淮军将领纷纷解囊捐款，不久即捐银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两，洋钱三百一十八元。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北京安徽会馆开始修建，到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完成。建成不久又进行了两次扩建，占地九千多平方米，这在当时京城众多会馆中是规模最大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北京安徽会馆因西邻泉郡会馆燃放鞭炮导致失火，损失惨重，大部分房屋建筑毁于火中。为重修北京安徽会馆，李鸿章再次倡导捐款，淮军诸统领与各省府州县的安徽籍官员亦纷纷捐款。重修后的北京安徽会馆较之以前更加规模宏大。北京安徽会馆从修建到扩建直至失火重修一直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为北京安徽会馆多次捐款，而且在会馆落成时欣然提笔，写下《新建北京安徽会馆记》，会馆重修时又写有《重修北京安徽会馆碑记》。

北京安徽会馆重建后，楼台亭阁、雕梁画栋无不显出富丽堂皇、